

农民工从事的是最艰苦、最危险的行业和岗位。很多人还患上了职业病,可他们连真正意义上的休闲也没有,更别谈能到医院体检甚至能去疗养了

何时也请农民工去体检一把

报载,日前某市下发文件,150名当地民营企业企业家,每年将接受有关部门安排的专项体检和疗养休假。

由政府拨款,让民营企业企业家们体检和疗养,充分显示了政府对民营企业家的关爱。民营企业家们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,理应得到政府关心,可是“区区几百元的体检费虽然不多”,为什么不让更多农民工也能享受这种待遇呢?

事实上,民营企业家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比农民工们要好得多。某地对农民工进行的体检抽查证明,有40%以上的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,其健康状况远低于城市市民的平均水平。不少农民工患有肌肉劳损、骨质增生等疾病,大部分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8至10小时左右,有的长达12个小时甚至更长。劳动时间长、强度大,流动性大,卫生、生活环境差,没有医疗保障、卫生知识匮乏等等,不少民工打工10年以上,却从未进行过系统的体检。

农民工从事的是最艰苦、最危险的行业和岗位。很多人还患上了职业病,可他们连真正意义上的休闲也没有,更别谈能到医院体检甚至能去疗养了。正因如此,许多农民工只好小病扛着,大病拖着,前半生挣钱养家,后半生在家“养病”,甚至“生命不息,挣钱不止”。这样一群人,更应该享受到政府的关爱和照顾,哪怕每年给他们定期体检一次,这恐怕只需要“区区几十元”,为什么就没见哪里的政府有这么慷慨呢?

城市建设之所以有今天,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快速发展,有民营企业家的功劳,更有大批农民工的贡献。同时,对于体检和疗养来说,“区区几百元”对企业家们无关紧要,但对农民工来说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政府关爱民营企业企业家自然有理,但能让农民工义务体检,使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更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。

广州日报(岳红)

希望每年有一天回到童年时代

网友签名倡议设“成人儿童节”

青年报 “我也要过儿童节!”上海一家创意派对网站本周在网友中发起万人签名活动,为在每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创设固定的“成人儿童节”拉票。

5月21日中午,一篇《首个成人儿童节万人签名活动》的公告出现在网站首页,网友 Detto 提出倡议:将每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六设立为固定的“成人儿童节”。“很多上了班的人都很怀念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日子。”据活动的发起人 Detto 介绍,“童趣”在70、80一代的上班族中越来越流行,将“成人儿童节”设立在每年6月的第一个休息日,所有的上班族都可以在这一天卸下成人世界里的面具,没有身份的差异和地位的悬殊,“在这一天,我们都做没有烦恼、没有压力的小孩子。”

对于“成人儿童节”的设立,复旦大学社会学家顾晓鸣表示,“现代都市里的成年人工作压力大,特别是70、80一代都是独生子女,更加偏爱童真式的生活。”顾教授认为,这个节日的创立有助于整个社会突破传统的年龄界限,激发创意。“如果在这个节日里,小孩子也可以体验成人的生活,小孩子一定能够体谅大人们的良苦用心。” (黄缘缘 张飒)

如果只是一家券商的做法,那么也很难起到什么实际作用。他表示,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的方式很多,这样硬性的规定未必能达到好的效果。

而另一家券商的领导则表示,限制某类人开户的做法,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。他称,加强投资者的风险教育,券商处于第一线,但在市场疯涨的背景下,任何的说教都显得很苍白,很难起到有效的效果,对于投资者来说,市场才是最好的老师。(宋克刚)



俺娘太偏心
图/Newscaarton
作者/冯英杰

一证券公司婉拒老年人开户炒股

竟报 “老年人不能开户炒股了?”有关南京一家券商婉拒“年龄在50岁以上、下岗人员、在校学生、贷款炒股者”四类投资者开户的报道,在京城也引起了一些准股民的反响。记者从几家券商处了解到,北京目前还没有类似的做法。

国盛证券的北京管理部总经理刘元根表示,此类做法可以看作落实证监会有关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的具体措施,但最终效果如何,还很难确定,

如果只是一家券商的做法,那么也很难起到什么实际作用。他表示,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的方式很多,这样硬性的规定未必能达到好的效果。

而另一家券商的领导则表示,限制某类人开户的做法,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。他称,加强投资者的风险教育,券商处于第一线,但在市场疯涨的背景下,任何的说教都显得很苍白,很难起到有效的效果,对于投资者来说,市场才是最好的老师。(宋克刚)

这是一块怎样的钢板?

它铺满了小半个厂房的面积,没有规则的形状。在平地上大约七八厘米厚,靠墙根处超过十厘米。

本来,它应该轧成板材或线材,成为高楼大厦的骨架。但现在,它似乎更符合传说中的“铸剑”——32个人的血肉精气,已凝结其中。

2007年4月18日晨,辽宁铁岭清河特殊钢公司发生钢包脱落事件。1500多摄氏度的外泄钢水冲入“近在咫尺”的工房,32名工人的生命在瞬间被吞噬。在事件已过去月余后,一切似乎都已尘埃落定。记者来到铁岭清河,试图寻找这块特殊钢板的下落。

惊 魂

如今的清河特殊钢厂里,一片宁静。一位工作人员说:目前全厂停产,每天只有办公室、部分外勤等人员来上班,“看着点别丢东西”。除此之外,他们所能做的,就是等待。

回想起一个月前的悲惨一幕,一位工人到如今仍显得惊恐不安。当时,他正从真空钢炉一侧踩着扶梯下来,突然听到“嘶嘶”的异常响动,于是回头检查阀门,没有发现问题。而就是这片刻停留,救了他的命。

突然,钢炉另一侧发出巨大声响,一阵白烟在眼前腾起,接着是高高蹿起的火苗。

“是人的衣服烧起来了!”一位老炼钢工说。听不到任何哭喊——巨大的热浪吞噬了所有声音……

这些如同岩浆的钢水,就是钢板的前身。它从东侧奔涌而出,吞噬着所有试图阻挠它前行的障碍物。而钢包落地处约5米外,是32个工人正在开会的房间。小屋的门,正向东开。钢水以1500摄氏度的高温,瞬间熔化了铁门,直灌进去。

于是,一切只能凭借冷却后的情景来想象了。

死 者

在那一刻之后,世界上没有了货郎屯村的张福祥,只剩下一个“15号”。这是他被DNA鉴定时的编号。这个炉前配料工带着对大学生儿子的希望,带着每天工作12小时的疲惫,变成这块钢板的一部分。

紧挨钢厂,决定了货郎屯这个村子的命运。村里有多少人在钢厂上班?有人说几十,有人说几百。

人们传递的消息中,是这样称呼死难者的:“左家老四”、“周家老五”,“和周家前后院的老刘家人”。惨剧,就发生在这样一群乡邻之间。32个死者里年龄最小的,仅19岁。

本来,它应该轧成板材或线材,成为高楼大厦的骨架。但现在,它似乎更符合传说中的“铸剑”——32个人的血肉精气,已凝结其中。4月18日清河特殊钢公司那场事故尘埃落定后,这块特殊的钢板去向何方?

寻找“血肉”钢板的下落

段长丁贵明,是“19号”。家人再次看到他时,“被裹得严严实实的。不知道那衣服里面,哪儿是他剩下的,哪儿是用其他东西填起来的”。

这位钢厂的创业元老,干过炼钢车间的所有工种。辛苦半生,总算在清河城区里买了自己的房子。钢水涌进来前1分钟,他刚给班长小王递了一个眼色——安全会快开完了,赶快准备去备料。小王由此成为整个班组唯一的幸存者。

去 向

与人们想象中不同的是,32个身躯并没有完全消失在30吨钢水中——他们还来不及熔化。

事发1小时内,消防车、救护车和警车,停满了厂区。消防水龙喷着水舌,不断洒向粘稠的钢水。钢水与冷水

则永远留在这块钢板上。

因为事件之惨,这块钢板的命运也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。有网友提出创意:将这块钢板重新熔化后铸成一座方碑竖立在工厂外面,或分割成32块交给死者家属。

“要从文化上,从观念上,从我们的心中,竖起一座生命纪念碑。并把我們心中的生命纪念碑,当作引导我们制度的航标。”有评论说。

但这个思路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。包括亲属在内,人们更关心的是赔偿问题。事发当天下午,家属的血样被送达沈阳。次日DNA化验完毕。事故发生4天内,32具“尸骨”全部火化。

赔偿事宜也解决得很顺利,每个家庭得到了清河区委转来的社会各界捐赠款12万元,以及钢厂

按年人均因各种需要复印身份证5次/每页平均0.4元估算,年人均多花复印费2元。再按照16岁以上人口约10亿人,即使1/10的人有复印需求计算,那么全国每年多支出复印费就是两亿元

二代身份证被指设计失误

南方周末 多掏2元钱或许不值一提,但两亿呢?这是中国公民曾新东两年来三上北京信访、甚至提起诉讼要解决的问题:正在换发的第二代身份证设计上有“失误”,有可能使全国10亿16岁以上公民多掏数亿元人民币,“这是一笔巨大的浪费。”他说。

2005年底,曾新东办理储蓄卡时需要复印“二代证”。复印店老板告诉他,与第一代身份证不同的是,“二代证”上的居民信息印在正反两面,所以双面都需要复印。为此,曾新东多掏了4毛钱。

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——第一代身份证所有的信息都集中在一面,但“二代证”将签发机关、有效日期这两条基本信息,放到了原本不含登记项目的反面。“为什么一定要把信息放在两面呢?”曾经开过复印店的曾新东感到十分不解。即使可以将两面复印在一张纸上,也需多花钱——成本包括人工、机器磨损和墨粉、电费等耗材。

曾新东精通计算机,又在电脑上将“二代证”的信息重新设计排版。他发现:二代证虽然绝对面积有所减少,但因字体精细清晰,按比例精确测量计算,相对表面积反而增大(绝对面积:身份证的表面积;相对面积:能够容纳的文字信息量——编者注)。所以,所有信息可以放在同一面上。曾新东认为,第二代身份证的设计有重大缺陷。

这位爱较真的公民推算了一下:在很多情况下,诸如办理户口登记、升学就业、婚姻登记、出入境手续、金融业务、社会保险、产权登记、领取社会救济等都需要复印身份证。如果按年人均因各种需要复印身份证5次、每页平均0.4元估算,年人均多花复印费2元。再按照16岁以上人口约10亿人,即使1/10的人有复印需求计算,那么全国每年多支出复印费就是两亿元。

“这不是一个小事情。”曾新东为此辗转难眠。2005年12月,他向国家相关部委写信,建议立即停止现行“二代证”的制作和发放并及时做出修改,另外还附上了自己的改版参考方案。

“以人为本,就要从这些小事做起;构建节约型社会,就得从这些小账算起。”曾新东说。

生 态

事故发生后,钢厂曾经贴出招聘启事,表示要增设工段和人员,原来工人们三班两倒(每班工作12小时,休息24小时),以后就可以每班工作8小时了。

启事贴出几天后,钢厂被勒令停产整顿。这几乎意味着货郎屯全村的失业。大批的记者拥来了。张福祥的妻子吞吞吐吐。在那个噩梦般的早晨,隔着钢厂的大门,要不是孩子在钢厂劳资部门工作的姑父把消息递出来,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亲人已经离去。记者找上门来时,也是孩子姑父阻挡:你们还来给家属伤口上撒盐?!对于她来说,这是亲戚,是在亲人离去时帮过大忙的恩人,也是她故去丈夫的领导。

钢厂和村庄,在20年的时光中早已被织在一张大网中。生活还将继续,货郎屯村还得靠这张大网来托起。

同样,丁贵明的哥哥什么也不想再多说。如今的他到处打听哪里有零工可做。搭葡萄架的活能挣200元,他忙不迭地就赶去了。这个失去了弟弟的事故幸存者,去年刚刚经历过一次烫伤。

尽管事故证明,该厂除无正规设计之外,还存在违规设置交接点、管理混乱、维护不善、培训缺失、生产组织不合理等诸多问题。

人们在传说:大概9月份光景就能上班了吧。也有说年底的。“不知道,咱只能等着。”这个带走了众多乡邻的钢厂,依然是村庄几乎唯一的希望所在。而那块凝着他们亲友血肉的钢板,或将成为开工时的第一炉钢的“下脚料”。

南方周末(徐楠)
(李易崇、成敏男对本文有贡献)